



“裂缝间的桥”

王铭铭

→ 解读摩尔根《古代社会》

→ 摩尔根在力求使社会研究脱离神的支配的同时，采取了一种自然史的立场。但是，他的思想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以往想像的复杂。他的研究和著述带有社会科学的色彩，但这一色彩并没有简单的决定论之意味。他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西方政治生活和宗教变革的状态，而为他所尊敬的易洛魁印第安人，则为他在思想上所做的时间旅行提供了过渡桥梁。



“裂缝间的桥”

王铭铭

→ 解读摩尔根《古代社会》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裂缝间的桥”:解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王铭铭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2
(名家解读经典名著)
ISBN 7-209-03383-1

I. 裂... II. 王... III. ①摩尔根, T. H. —生平事迹②古代社会—研究 IV. ①K837.126.15②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3434 号

“裂缝间的桥”

——解读摩尔根《古代社会》

王铭铭\著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规 格: 850mm × 1168mm 32 开本

印 张: 5

插 页: 6

字 数: 90 千

书 号: ISBN 7-209-03383-1

定 价: 14.00 元

作者
简介

→王铭铭，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社会人类学专业），现任北京大学教授。

主要著述有《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1998）、《逝去的繁荣》（1999）、《社会人类学》（2000）、《草根卡里斯玛》（2001，合著）、《人类学是什么？》（2002）、《漂泊的洞察》（2003）、《无处非中》（2003）等。



出版说明

这是一套全新的以知识阶层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经典名著解读系列读物。说它全新,一是有别于我社已经出版的曾经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从内容到体裁完全不同;二是推陈出新,追求鲜活的时代特点,力求站在现代学术和时代前沿上精选名家名作,反思、解读名家名作。

人类数千年文明社会的发展史中,曾产生过无数划时代的思想文化巨人。他们洞察世界、追求真理、把握历史、卓有创新,其思想学说和著述揭示了某一方面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人类不同阶段智慧的升华和总结,曾直接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人们不可能割断历史,也不能拒绝文明的绵延。事实上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仍在影响着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世界。追本溯源,现在许多流行的理论和说法不过是这些经典著作的最新解释。因此,要想全面和深入理解这些理论和说法,就有必要直接阅读这些经典著作。但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直接阅读这些经典可能会感到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大师们的某些学说相对比较深奥;另一方面,从学说史上说,有一些经典在当时是学术前沿,但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的进程,后人又有所修正和发现。因此,由现代人依据社会和学术的最新发展去解读经典,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

说,阅读他们的解读作品,或许比直接阅读经典更重要。

经广泛征求学者和专家的意见,我们选择中外最具代表性的100部经典作家的经典名著进行解读。这100部解读作品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宗教、美学、心理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科学著作。所选经典名著及其著者,在我国知识阶层均有广泛影响。加之由名家(就已确定的著者来说,应是当之无愧)解读——不仅将原著的基本观点、学说、方法等忠实地介绍给读者,更有作者站在现代立场上的理解和述评;不仅对原著及其作者对后世的社会影响作出评价,而且尽可能将后世对该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介绍给读者,以丰富作品的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对于已经读过原著的读者来说,可以进一步增进对原著的理解;对于不曾读过原著的读者来说,通过阅读“名家解读经典名著”,一则可以对原著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二则按照本书的内容特点,亦可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有一个较为扼要的把握。

丛书将分期分批陆续推出。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张世英、何兆武、洪汉鼎、高鸿业诸位先生在丛书的策划、组稿过程中所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加盟解读经典名著的作者,是他们倾注无数心血,将研读名家名著的心得,尽可能以读者喜欢的、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授给热心求知的读者。

经典名著以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名家解读经典名著的著述,也同样会因名著的光辉和名家独有的智慧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我们深信!

丛书策划、编辑者



摩尔根

——摩尔根（1818~1881），美国人类学奠基人，社会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奥罗拉村附近一个农庄，大学毕业后获得律师资格成为律师，后与易洛魁人结成亲密关系。1851年，摩尔根发表《易洛魁联盟》，该书成为“世界上对印第安部落所作的第一部科学记述”。1859年10月，开始为《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一书的写作展开经验研究；10多年后该书出版，成为人类学领域中最重要著作。1877年，摩尔根出版名著《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一书，是摩尔根对民族学资料展开的哲学研究的最终成果。晚年摩尔根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逝世于其最后著作《美洲土著的房屋与家庭生活》出版的同年。

名家解读经典名著丛书（第2辑）

自由主义社会理论

邓正来—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辉煌帝国的军事视角

宋宜昌—解读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一部世界性的经济学教科书

范家骥—解读萨缪尔森《经济学》

“裂缝间的桥”

王铭铭—解读摩尔根《古代社会》

魅力无穷的共产主义幽灵

高 放—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

秦 晖—解读汤因比《历史研究》

周国平—解读尼采《悲剧的诞生》

方福前—解读亚当·斯密《国富论》

许金声—解读马斯洛《动机与人格》

苏国勋—解读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名家解读经典名著丛书（第1辑）



公平的正义
何怀宏—解读罗尔斯
《正义论》



福柯与性
李银河—解读福柯
《性史》



新人文主义的桥梁
刘兵—解读萨顿
《科学的生命》



存在和自由的重负
杜小真—解读萨特
《存在与虚无》



自我实现的历程
张世英—解读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
高鸿业—解读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理解的真理
洪汉鼎—解读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章国锋—解读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政府理论第一篇
辛向阳—解读洛克
《政府论（下篇）》



主权在民 Vs “朕即国家”
李平沅—解读卢梭
《社会契约论》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引言	(1)
摩尔根这个人	(10)
著述的轮廓	(15)
“裂缝间的桥”	(22)
“进步”与“文明”	(27)
阶段化的时间	(35)
生存技术与生育制度	(40)
从婚级到氏族	(47)
易洛魁人的氏族	(52)
古希腊与人类学	(57)
雅典的“民主仪式”	(62)
“睿智的野蛮人”	(66)
“弓矢之族”的局限	(74)
一盘散沙的野蛮人	(79)

目 录

政治社会在希腊	(82)
普遍主义论调	(89)
性关系的“乱”到“治”	(97)
财产观念	(104)
“长屋”的象征	(110)
迷人的摩尔根	(113)
《古代社会》之后	(118)
中国之摩尔根	(124)
一个教条的式微	(131)
文明的分流	(135)
结语	(140)
附录:摩尔根年谱	(148)
引用文献	(152)

引言

丛书计划出版时，策划人约我写一本人类学名著的“解读”之作。

硬着头皮接受了稿约，我思索该选哪本名著来“解读”。我想到了许多人类学家的名字，如弗雷泽、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波亚士、葛兰言、莫斯、列维-斯特劳斯、特纳、道格拉斯、杜蒙、格尔兹、萨林斯、斯特雷森……就是没有想起摩尔根。

没有想起摩尔根，不等于不知道摩尔根；恰好相反，没有想起摩尔根，是因为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太沉重。由于沉重，我提出了一两个其他选题，出版社的人都觉得不满意，坚持要我写摩尔根与他的《古代社会》。抵触情绪是有的，但后来觉得这样也好，就沉重的摩尔根说点什么，不也有它特别的一面吗？

从令人郁闷的摩尔根，追寻令人激扬的摩尔根，这就是这个“特别的一面”的特殊感召力。

我这代人知道人类学以前早已声名远扬的摩尔根，几乎是我上大学时老师介绍的惟一非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大师。那时老师布置的阅读书目，除了摩尔根，就是一些围绕摩尔根的著述展开民族学和人类学辩论的文章。先不提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就说围绕着它展开的争鸣吧，

当年人类学界的学术争论，实在与我们今天很不同。今天学术争论的对象不一定局限于对某一本书的某一个观点如何理解，还可能涉及所有可能被意识到的问题。过去除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论辩外，引起我的老师关注的，大多限定于与摩尔根有关的“原始社会分期问题”、“婚姻形态”、“国家起源问题”等等。我私下常想，那时诸如此类的学术争论有点像古时候的“经学辩论”，其争论的前提，是假定摩尔根所说的基本都是值得相信的。

我从不怀疑老师的诚意，他们至少有一点是可敬的，那就是，他们坚信，为如何理解真理去争论是值得的，而当下我们似乎已失去了这种值得景仰的信念。不过，在“摩尔根一言堂”里被不断重复的宣言烟熏火燎，我有时缺乏耐心，感到厌倦。厌倦以外我也想不出别的辙，为应付考试，我有时真的必须仔细阅读《古代社会》。阅读使我难以不发现被阅读的东西的问题。发现问题的阅读，现在已被“后现代主义者”定义为“解读”了。而我当时绝对没有这一先见之明，甚至连这种抽象概念都不懂。说心里话，到了现在，我还是不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将“阅读”说成“解读”。“解读”与“阅读”都是从外文翻译来的，它们原来都是一个词，即“reading”。人们现在用“解读”来翻译“阅读”，通常是为了表明，我们能在“阅读”中“解构”（deconstruction）、“批判”（critique）原来的思想框架。大学时代，我自然不可能有这个认识，我只是有一次鼓起勇气在课堂上就专门讲授依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资料和论点延伸出来的课程提出自己的疑问。结果是碰了

①林惠祥，1934，《文化人类学》。

一鼻子灰。看来，老师真的相信《古代社会》代表真理，因而，他可能也真的相信，摩尔根的探索相当于基督的受难，学生不该加以怀疑。

到就读硕士学位期间，我接触了更多的美国人类学“历史具体论派”，知道这个派别生发于《古代社会》之后，几乎全部理论思考都是沿着与摩尔根模式相反的路线延伸出来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老师的老师林惠祥先生已系统介绍了他对于这个学派的认识^①，但80年代初的几年，直接教我的老师们却似乎彻底忘记了他们的老师教的知识。直到80年代中期，更多的翻译作品出现了，我们从阅读的教材和论文里偶尔能看见不同于摩尔根的人类学论调。那时，幸运的我偶然得到一个机会，被教育部公派，带着被转述的摩尔根给我的人类学知识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出乎我的意料，伦敦有个别老师竟然知道我们中国人类学的“秘密”，他把这个“秘密”传到系主任那里，让它成了一个公开的知识。系主任根据判断对我说：“只知道摩尔根等于不知道真正的社会人类学。”可怜的我，被他“强迫”从零开始阅读社会人类学经典，而在这些经典中，竟找寻不到我已经熟知的摩尔根的那本书。

我算是“混过关了”，我终于脱离了摩尔根加给我的“古典人类学进化理论”，半个步伐留在英国的社会人类学里，半个步伐踩进了“后现代人类学”的领地，提交的论文让洋老师觉得有个别新异之处，他们让我毕了业。我带着“新的知识”，从事了几项研究，此后回了国，开始了

人们所说的“学术生涯”。

因为是在我上面说到的“摩尔根一言堂”里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这些年来写了很多文字，总是避开“摩尔根”这三个字，即使有时不得已为了遵循学术史自身的规律提到它，也只不过一笔带过，或者只不过从表面上使用“现代人类学”这个名词，以便使“后留洋”的我与摩尔根的“古典人类学”区别开来。直到出版社出于好意硬要我“解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前，我从没有发觉自己坏事了——这些年来我居然用那么多笔墨抹去了这个名字和总是与它连带出现的书名。若是能给自己一点安慰，我可以这样说，究其原因，这确是因为我随着年龄增长已将这本经典名著及其知识体系淡忘了。不过，必须承认，“遗忘”还与另一个方面的事实有关：在我的“学术生涯”初步开始的这一年代里，摩尔根这个名字带来的沉重压力恐怕尚未减轻到我可以承受的程度。我一直不能动笔，直到最近，我才突然觉得，摩尔根是值得我来冒险书写的，于是我有了写他的冲动。

需要提到的是，对这点有感触时，出版合同已经签订了3年。其间，编辑曾来家中“探望”，我推托说，我还没有找到叙述线索。动笔时我的心情略有不同。我在北京大学教“社会人类学”这门课，有一次上课时我不知怎么回事突然问学生摩尔根是谁，结果无人能够应答，只有个别考古系的研究生嘟哝着说，“是《古代社会》的作者”。我能理解，不了解摩尔根，在当下已不算什么过错，逝世超过百年的他，已是彻头彻尾地过了时的人。即便是根据

世界社会思想趋势的轨迹来判断，我对学生的无言以对也不能有太多意见。在当今世界人类学里，摩尔根的确是在讥讽中被忘却了，甚至与摩尔根有些许关系的那些名字，也连带着遭受这种命运。于是，在理解学生的同时，我也突然觉得摩尔根这个名字愈加沉重起来。当它被人们不断重复地宣扬的时候，对它有点厌倦，是正常的。但是，当大多数人已经忘却它时，我却一时觉得它难得了。

一如我企图绕着弯子来表明的，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史里，过去摩尔根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并且，他的这个崇高地位之建立，是有其中国学术制度史背景的。我在后文中会稍微具体一点涉及这个崇高地位的由来，作为开篇我只能简单说，与摩尔根的这个崇高地位有关，他的名字几乎已经被当成“国产”的名字来运用了。回想一下 50 年前的中国人类学，那时有那么几个优秀的人类学家被批斗，其罪过与他们留洋的经历有关。例如，有位给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研究说了点好话的前辈，到了 50 年代后期成了“大右派”。他告诉我，他成为“大右派”，连自己都没有想到，到现在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都能想像得到，他成为“大右派”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他在摩尔根这个名字被“左派化”的过程中不合时宜地宣扬了点与之不同的“结构—功能主义”！到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苏联理论家传播“梳理”，摩尔根这个名字漂到中国时已代表了我们的研究“前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然模式。摩尔根经过国际共产主义的“国际化”后，随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的深化，逐步成为“本土化”的社会理论。

①甚至到了80年代，美国的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四大分科的说法成为“时尚”时，知识分子也不能完全卸掉那个双重压力的包袱。

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压力下，去宣扬什么与之不同的理论，自然是要被当成“帝国主义”（指除了苏联以外的西方）倒霉下去的。^①

如今知识分子的日子好过多了，就连那些为西方新左派、中右、左偏右、右偏左等等流派所不齿的“大右派”（如哈耶克），也已然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可能真理”，不用说人类学里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了。过去，有人因谈“结构—功能主义”而成“大右派”，现在若是我花时间来重新评估这个流派，那么，肯定会有同行说我缺乏“后现代精神”，也会有同行说我对经济学的“理性”缺乏基本认识，而两者都没有“与国际接轨”的表现。也就是说，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里，重新谈摩尔根，其实是需要勇气的。不应忘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经济学过于“开明”、“右化”，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依然带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往前爬行的时代。仅从人类学这门学科来说吧，与有些人不满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同时，与有些人以为“后后摩尔根”还不够“后现代”的同时，摩尔根还是被当成本土化了的人类学典范，稍微有点违背这个典范创立的“规范”，就可能被人指责为“西化”。

在中国的人类学中，摩尔根这个名字因为它的历史崇高地位，因而可能已被误解为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当然这完全是用做形容）。在这一跨文化误解的过程中，摩尔根及由摩尔根的论说推演而来的许多毫无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有了自称为“本土社会理论”的机会。于是，时至今